紅樓夢影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製瓜燈閨中鬥巧　賞荷花席上聯吟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等在稻香村吃了果酒，都到上房吃晚飯，又閒談了一回，各自回家。這裡預備車，平兒送邢夫人仍過東院住去，李紈等各自回房安歇。過了些時，都到上房請安。早飯後，大家閒坐。王夫人問湘雲：「你們太太總不出門，到底有什麼病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沒病，就是不愛動，連娘家都不去。卻很疼我，總說在家的時候姐妹們一處玩慣了，怕我悶的慌，又說這裡叔叔、嬸娘又疼我，可以多住些日子，散散心。」正說著，見尤氏進來給王夫人請了安，問了眾人好。李紈道：「你這麼早就來了！」尤氏說：「不是今日瞧寶貝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天陰的這個樣兒，還瞧什麼呢？」小丫頭們說：「掉點兒呢。」探春道：「趁著沒下起來，咱們園子裡看荷花去。」尤氏說：「你們去罷，我跟著太太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可得去，雲妹妹還要聽你唱驟雨打新荷呢！」尤氏說：「噯喲，我知道什麼新荷舊荷的。」說的眾姐妹都笑了。李紈道：「你明日請他到萬柳塘，他才唱呢！」尤氏說：「又萬柳塘了，是萬柳莊！虧來還沒說著。」說的寶釵、探春、湘雲都笑起來。王夫人不知其故，也隨著他們笑。平兒問：「我怎麼沒聽見過？」這一問，更都哄堂大笑。

見三門上的老婆子拿著根青竹竿，挑著個西瓜進來。一看，原來是玲瓏體透的瓜燈，還有個小封套兒。說：「二姑奶奶給太太請安，問奶奶們好。此刻在姨太太那裡呢。先教把這個送給姑奶奶、奶奶們瞧，少時還到咱們這裡來呢！」寶釵接過封套。王夫人說：

「賞他一吊錢，回去說請姑奶奶同姨太太一塊兒過來罷！」探春向寶釵手裡接過封套，打開一看，笑道：「這可是好東西，不給你們瞧。」不提防，湘雲一把搶到手裡，李紈、寶釵都湊來同看，原來是一張冰紋箋，上寫著一首《鵲橋仙・詠瓜燈》：

并刀細鏤，千花萬葉，費盡良工心思。柔枝纏繞，卻分明更間著連環■字。窗前巧製，簷前輕掛，消遣閨中遊戲。夜深光暗，到天明剩幾點盈盈燭淚。

看完，大家稱贊。李紈說：「好卻好，只是收的太頹敗些。」湘雲、探春齊說：「這正是他見到的地方，本來如此。」正說著，見寶玉、賈蘭下了衙門，一同進來請安。湘雲拿著那詞，向寶玉笑道：「請教請教。」寶玉接來一看，說：「到底琴妹妹有興致，這幾年咱們把這些事都擲下了。」回頭看見瓜燈雕的甚好，說：「咱們也弄這個玩玩。」李紈說：「教外頭作了，我們看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沒意思，還是我們自己作有趣兒。」李紈說：「叔叔，瞧他那手才有趣兒呢。」王夫人忙問：「手怎麼了？」賈蘭笑說：「昨日晚上就是作這個來著。走了刀，把左手大姆指頭劃破，洗了一盆血水。今日還裹著呢。」王夫人拉過來看看說：「這麼大小子，還淘氣。」只聽人回：「姨太太、二姑奶奶都來了。」這裡眾人都迎接進來。湘雲先說道：「好詞啊！」寶琴說：「難道就許你有『捲起半簾香霧』麼？」別人聽了還不在意，唯有寶玉聽見這話，便想起那一年大家填柳絮詞，未免暗觸傷心，就搭訕出去了。

這裡眾人坐了一回，探春說：「走罷，看荷花去，姨媽不去麼？」薛姨媽說：「先請罷，回來找你們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留下三奶奶伺候姨媽罷。」於是大家往園中去，將走到東跨所後角門，見靜悄悄的掩著一扇。寶釵道：「想是都睡了，別把黃雀兒餵了貓。」眾人便輕輕的進了角門，隔著花幛兒一看：原來襲人、麝月、鶯兒三個人在廊下鬥牌，小丫頭翠香搗指甲花兒，寶玉坐在涼榻上弄玉簪花，雙環蹲在傍邊搧風爐，上面坐著個小銀鍋。寶琴低聲說：「這樣天氣還弄火玩。」寶釵道：「又是蒸粉呢！」探春道：「走罷，別攪了他們的局。」說著徑往園中走去。

進了園門，就往藕香榭來。原來這藕香榭是向東的門，四面抄手游廊，院內堆著些怪石，種著幾棵梧桐、芭蕉。南面的五間大敞廳正臨著那一塘荷花。北邊就是惜春舊住的繡閣。眾人進了敞廳，見上面掛著「藕香榭」退光漆嵌蛤蚌的匾，於是眾人倚欄坐下。不多時，稻香村的婆子送過茶來。湘雲道：「叫個人去把藕香榭的舊主人請來，就說我們都等著呢。」李紈道：「別人不行，碧月去罷。」寶琴問：「怎麼講？」李紈道：「他和四姑娘最說的來。」探春道：「不好了，又一個瘋子！」

不多時，碧月回來說：「四姑娘說：完了事就來。」眾人問：「作什麼呢？」碧月道：「畫畫兒呢。」眾人又問：「畫什麼呢？」碧月說：「瞧著上頭倒像沒什麼。」眾人正猜著，只見惜春扶了小丫頭磬兒進來，都問了好。湘雲問：「你畫什麼呢？」惜春說：「沒畫什麼。」說著瞅了碧月一眼說：「又是你嘴快！」都知惜春的脾氣，也就不往下問。

只見李紈處的兩個婆子拿著攝絲大捧盒走來，揭開看時，是幾個藍玻璃傢伙盛著時鮮果品。李紈說：「就擺在大圓桌上罷。杏仁酪得了，給姨太太、太太送過一罐去，剩的用大銀罐給我們冰上。」婆子答應去了，又抬了一大竹筐西瓜、香瓜，一小壇酒來。「隨便都用些瓜果。」寶釵道：「今日你的東道，明日該我請了。」探春、湘雲、寶琴齊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明日還是在這裡好。」眾姐妹說笑一回，都過王夫人處來。王夫人說：「二姑娘住下罷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是住下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沒看見行李都帶來了！」於是大家吃了晚飯，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早間，天色甚好。將到午初，王夫人說：「把他們都找來，趁天晴可要見世面了。」婆子們答應去請，不一時賈珍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並尤氏婆媳都來請安問好。王夫人道：「弄盆水來，把妞兒的寶貝借來。」玉釧兒說：「早就預備下了。」婆子們用大銅盆盛了盆水，問「放在那裡？」探春說：「放在當院子裡。」正說著，賈相國下朝進來，見這些人都站在廊下，院裡又有一盆水，便問道：「看什麼？」王夫人就將原故說了一遍，賈相國進房換了便衣也出來看。寶玉便將那物接來，放在水中。此刻正是萬里無雲，正頂上一輪赤日照在水裡，只見那物在水裡亂轉，先不過在盆裡虹霓似的一個圈子圍著，後來就高出水面有三尺多長，忽然那日光被一片浮雲遮住。王夫人說：「收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能放，卻不知怎麼收。」探春道：「撈起來就得了。」收了寶貝，要相國說：「實在稀罕！」便對湘雲道：「好生收著，別隨便給孩子玩。」湘雲笑著答應，又對薛姨媽道：「前者大外甥送的那龍舟，裡頭就有人議論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外省裡新鮮物兒多的很，到了京城裡就有這些講究。」賈相國道：「所以諸事不可不慎。」只聽人回：「錦鄉侯夫人來了。」賈相國帶著子姪們出去，眾姊妹也都往園中去了。這裡王夫人會客，不提。

且說眾人到了藕香榭，早已擺設停當。看那荷花開的十分茂盛，結了許多蓮蓬。寶釵教人彩了幾個蓮蓬，湘雲在席上用荷梗兒吸酒，眾人說他的玩法總新鮮。探春道：「今日可別辜負這荷花了。」寶琴道：「是詩是詞我都不怕。」湘雲道：「顰兒死了，偏不許你獨擅詞壇。」忽聽背後一人笑道：「那位是盟長啊？」眾人一看，原來是寶玉。李紈問：「你打那裡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才聽見裡頭傳出去，三奶奶受暑，教請大夫。我

才到了屋裡，問他們，說都在園子裡，我就找你們來了。」探春說：「到底是填詞，還是作詩？是各人作各人的，是聯句？」正在商量未定，忽然一黑，下了陣暴雨。偏是南風，吹的滿桌上都是水。

一時雨過天晴，滿池荷葉擎著那水珠兒西歪東倒，一群小丫頭在岸上撲蜻蜓，遠遠的見玉釧手裡拿著個東西，後頭跟著個人。一時玉釧進來捧著個荷葉式的翡翠盤子，盛著一盤茉莉花，盒子裡是一碟水晶角兒，一碟豌頭糕。說：「花兒是太太教給姑奶奶們送來的，點心是璜大奶奶孝敬太太的，太太教你們眾位嚐嚐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正沒主意，茉莉花來就巧了，就用《爪茉莉花》調名聯句如何？」寶玉問：「是多少字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可不記得！」李紈說：「拿詞譜一看就知道了。」寶釵教小丫頭去告訴鶯兒，把詞譜第二套拿來，回頭問：「客走了嗎？」玉釧說：「客剛走，璜大奶奶就來了。此刻珍大奶奶、璉二奶奶都在上頭呢。我還忘了一件事，告訴你們，眾位不必過去，晚飯就在這邊吃罷。」湘雲遞給他兩個蓮蓬說：「你走著吃罷。」玉釧說：「我見紫菱洲很好的菱角，為什麼不彩些來？」李紈道：「你就帶個信叫他們彩些送來。」玉釧去了。

見鶯兒送了詞譜來，打開同看，是八十二個字。寶玉問「那位起句？」寶釵道：「誰出主意誰起。」侍書早把筆硯箋紙擺好。寶玉拿起筆來。說：「我寫。」先在紙上寫了《調寄爪茉莉．即景聯句》。探春便念道：

雨過荷香，更添些況味。

寶琴接道：

微風動，

剛要往下念，湘雲忙念道：

鬧紅輕墜，翻翻翠扇。

寶釵笑道：「好個『鬧紅輕墜』，這可不讓你了！」便接過筆來寫道：

看不定，瓊珠破碎。

忽聽遠遠蟬鳴，探春笑道：「現成的來了。」念道：是何處斷續蟬聲？

寶琴笑道：「你既問我，只好告訴你。」便念道：綠楊外，殘照裡。

寶釵道：「這過變的地方，可別脫了節。」李紈道：「吃點東西再作，別像那年蘆雪亭聯句，不是作詩，倒像拚命似的。」湘雲正倚著欄杆，剝蓮子往水裡擲皮兒，把那蘆梢上的蜻蜓驚起。他便一言不發，走過來就寫道：

蜻蜓款款立蘆梢，弄雙翅。

寫完，仍舊剝蓮子。眾人笑問：「你為什麼慢條斯禮的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快了，又說拚命似的；慢了，又有不是。」只見探春走過來寫道：

臨水閣，畫欄同倚。

寶琴正擎著個玻璃盞，說：「三姐姐寫罷。」念道：持觴索句。

寶玉問道：「許我獻丑不許？」眾人道：「正要領教呢！」寶玉便來接筆，探春道：「你念罷，我寫。」寶玉念道：片雲生，催詩意。

眾人笑道：「這可牽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說的是真景，你們看西南上又湧上來了。」忽然一陣微風吹過些聲音來，大家細細聽去，是「花兒鮮，葉兒鮮，菱角雖好，刺兒尖！」寶玉道：「妙極，他幫了我了。三妹妹寫上！」念道：向晚來，聽隔岸菱歌起，

寶釵道：「荷苦七拚八湊的，真可是填詞了。」正在說笑，只聽滿池撲拉之聲，飛起幾只鷺鷥。寶釵道：「就用他收了罷。」向探春手裡接過筆來。寫道：

有鷗鷺，蓮葉底。

寶玉道：「這也未必不是湊的罷，你說我的不好，你就改改，這位蘅蕪君我真惹不起。」湘雲問道：「二哥哥如今還怕寶姐姐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如今更怕了。」說的大家哄堂大笑，連地下伺候的丫頭、婆子都笑了。寶釵把臉一紅，剛要回言，見平兒笑嘻嘻的拿著一枝並蒂蓮花進來，眾人讓坐，婆子斟了一杯酒。平兒向李紈道：「有人給你

們阿哥提親呢。」要知親事誰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